

引子

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1900），閏八月，天象詭異。
彗星見於西方。冠帽山石崩。有歌謠：“劫運到時天地愁，惡
人不免善人留。”

——《鎖鑰嶺長城志》

賀鴻禮的老婆吳佩環難產了。

自從十八歲時嫁到賀家，吳佩環以三年一個的節奏，一連生了三個兒子。這次她一門心思地想生個閨女。看著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，忍不住去了鎖鑰嶺長城裏的石佛寺燒香，求菩薩顯靈賜個閨女。磕過頭，又求了一個籤：羅通拜帥，上上籤。菩薩答應了！

到了臨產的日子，一大早烏雲翻滾，雨卻一直沒有下。吳佩環早早褪掉褲子，仰臥在炕上，小肚子上蓋一塊素布，豐滿的胸

脯劇烈地起伏著。從早上折騰到傍晚，可是羊水一直沒破。僕人旺財去十里外的岔道城請接生婆王氏，到現在還是不見人影。

賀鴻禮在街門外煩躁地走來走去，不時向關城樓子張望。一個月前，鵝城鬧義和團，他留下大掌櫃兼管家孫玉貴照看著城裏的買賣商號，自己帶家眷回到石峽村祖屋躲清淨兒。二弟賀鴻武在綠營任千總駐守永寧鎮實在離不開，他的老婆孩子也被一併帶了回來。

石峽關建城於明萬曆年間，西連懷來縣的陳家堡長城，東接鵝川花家窯子口長城，是拱衛京城鎖鑰嶺要塞的前哨。入鎖鑰嶺長城過四十里關溝出南口鎮，北京城便無險可守了。石峽關與岔道城突前形成犄角之勢護衛著鎖鑰嶺要塞。山險牆高，憑險據守，本以為會高枕無憂。但是誰料到洋人從東面大海上打來，先奪取塘沽口炮台，後攻佔天津，沿著運河一路攻進京城。現在又拿下南口鎮，從背後殺來——即使戚繼光再世，怕也無力回天。

老僕人來福看到主人焦慮也急在心裏，小心地說：“老爺，我去迎迎旺財吧？”

“你哪也別去，整個村子人都跑光了，萬一洋人真來了，你就背夫人進山。——怎麼偏偏在這個節骨眼生孩子，不是裏亂嘛！”

“老爺別擔心，太爺早就說了，石峽村是咱們賀家的福地，背靠長城龍脈，出關就是鵝川，又有鵝河玉帶纏腰，一定會逢凶化吉……”

賀鴻禮的目光越過空蕩蕩的大街，停留在山頂的長城上。老僕人說得不錯，軍都山重巒疊嶂，長城南北盤桓於群山峻嶺之上，像一條巨龍，保佑著長城之內人們祖祖輩輩的太平生活。

“老爺快看，旺財！”

“是他，怎麼背著接生婆？咱家馬車呢？”

僕人旺財背著接生婆王氏步履蹣跚地走來，一見東家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身後傳來王氏“哎呀”一聲慘叫。

“老爺……”旺財連連喘粗氣，擺擺手，竟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王氏見到賀鴻禮，連忙爬起身，行禮道：“賀老爺萬福。這話兒是怎麼說的，您可是衙門裏穿官衣兒的爺，這土匪搶老百姓倒也罷了，怎麼著，這官兵也搶老百姓呀，還有王法嗎？”

來福忙上前扶起王氏，說道：“太太折騰一天了，怕是就要生了。”說著不由分說背起王氏，大步流星直奔後院。

“燒水呀，趕緊的！”王氏拍打著來福的肩膀喊叫著。

旺財終於歇過氣來，一邊起身一邊說：“讓老爺擔心了。岔道城裏人擠人，都是從京城逃難出來的人。我接上王婆好不容易擠出城，沒走多遠就遇到一群當兵的，先把老老婆摸索了一番，搶了包袱，又把咱家馬車搶走了，還打了我。”賀鴻禮这才發現旺財額頭上鼓起一個大紫包，上衣也被撕破了，渾身泥土。

“人沒事就好。岔道城的綠營軍呢？”

“他們全跑了，說是去京城救駕打洋人，可京城在東面，他們出西門跑的。”旺財說起這一天的遭遇真是讓人氣不打一處來。

二

吳佩環頭朝炕裏仰臥著，屁股下面鋪上了厚厚的草紙，小肚子上蓋的素布早被掀掉，雪白的身子完全裸露在王婆面前。王婆拿起剪刀，一邊在煤油燈上來來回回地烤著，一邊拉著吳佩環嘍嗑：“俗話說，好戲怕倒仨台子，好媳婦怕生仨孩子，你這都第四

胎啦，多有福報呀。這生孩子就是跟閻王爺隔著一層窗戶紙。有我在，你就把心踏實地放到肚子裏，不怕。”說著話，左手在吳佩環的陰戶周圍摸索著合適的位置，一手橫過剪刀，嘴裏並沒有停止嘮叨：“我們是老夥計了，聽我招呼就用力。”話音未落，剪刀精準地剪開一道口子……

在吳佩環的號叫聲中，王婆伸進一隻手把嬰兒拎出來，順手放到邊上的小棉褥上，看到胎盤沒下來，又探過身子，用沾滿血污的手拿起吳佩環一撮頭髮命令道：“張嘴。”不由分說把頭髮塞進吳佩環口中，吳佩環一陣噁心，用力收縮小腹，“撲哧”，胎盤滑溜出來。王婆麻利地拿起剪刀，把嬰兒臍帶拉到頭頂的長度，咔嚓剪短，然後熟練地綰一個結，盤起來，放在嬰兒的肚臍上。又拿起一塊新棉花，在中間撕開一個透氣孔，然後蓋在嬰兒肚臍上。接著用布將嬰兒裹起來，再用布條分別把嬰兒的胳膊和腿輕輕捆住。抓住兩隻腳拎起來，在屁股上拍一巴掌。嬰兒“哇”的一聲哭出來。這時，王婆才騰出手，從吳佩環身下抓出一張草紙，擦擦沾滿血污的手，接著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包，打開來，將其中粉狀的東西一把糊在吳佩環下面的傷口上，嘴裏如釋重負地喊：“齊活！”

賀鴻禮在正房聽到東廂房傳來嬰兒嘹亮的哭聲，三步併作兩步過來。“恭喜夫人，是個少爺。你看小雞雞多可人兒呀。”

賀鴻禮看著癱軟如泥的吳佩環，叫著她的小名：“秀姑，你又為賀家立了一功呀！”瞄一下她身邊的孩子，說：“小兔崽子可把你娘害苦了。”

他回頭又對王婆說：“辛苦了。早兩天就說接你過來避一避，你總是捨不得那點家當。”

“給老爺賀喜了。謝謝老爺總惦記著我們。我也是等我們家那捱刀貨，他去口外都個把月了，這都亂朝了還不知道回來。一年到頭哼慙努蛋地瞎掙巴，也掙不了仨瓜倆棗，倒讓人為他牽腸掛肚的。阿彌陀佛，好歹沒有耽誤老爺的大事。”

“今晚你就在這湊合一宿，明天我們一起進山。”然後賀鴻禮對著外屋喊道，“來福，把給太太燉的雞湯端進來。”

院子裏傳來倉促的腳步聲，卻不見來福回應。賀鴻禮又喊了兩聲仍然不見人影，便來到門口挑開門簾正要發作，猛然間眼前寒光一閃，一把鋼刀直指面門。賀鴻禮瞳孔瞬間放大，半張著嘴像冰雕一樣僵在那裏。

三

來人厲聲問道：“屋裏都是什麼人？”

“啊！賤內，還有剛出生的孩子。”

“你何人？”

賀鴻禮回過神來，正色道：“為川州候補縣丞，賀鴻禮。”

來人收起佩刀，言語明顯緩和下來：“原來是賀縣丞，多有冒犯。我是神機營步軍校曹仁臣，你這院子被徵用了。請隨我來。”

這時，賀鴻禮才發現院子裏晃動著兵丁，三三兩兩坐在地上，顯得疲憊不堪。穿過遊廊來到前院，首先看到來福和旺財蹲在東房窗台下，身邊站著一個士兵，手握腰間的佩刀，面無表情。院子裏所有的房門都敞開著，一群腰挎佩刀的士兵和僕人模樣的人進進出出，卻沒有人說話。

曹軍校把賀鴻禮帶到一位正在吆五喝六者的面前，行過軍

禮，謙恭地說道：“崔總管，全村的人都跑光了，只找到這院子的主人，是位候補縣丞叫……你叫什麼來著……”

崔總管挺著渾圓的肚子回過身來，用鼓起的眼泡瞄了賀鴻禮一眼，打斷了曹軍校的話：“既然有地方官在此就好辦了。”

賀鴻禮上前一步拱手道：“卑職賀鴻禮給崔大人請安。”崔總管用特有的聲調繼續說：“皇太后和皇上馬上駕到，你趕快準備接駕。”賀鴻禮渾身一激靈，接駕？我接駕……

“你馬上去備膳，我們自打從宮裏出來走了兩天一宿，可是滴水未進。我們做奴才的倒也無妨，可皇太后、皇上那是萬金之體，若有丁點閃失，滅你九族都擔不起。”賀鴻禮又是渾身一激靈，雖然搞不懂皇太后和皇上怎麼會突然出現在他家，更搞不懂皇太后和皇上兩天一宿滴水未進跟自己有啥關係，但他知道眼下當緊是趕快給他們弄吃的。

“賀縣丞，把你家能吃的都拿出來，先照二百五十人的飲食準備，大隊人馬很快就到。”步軍校曹仁臣補充道。

“現在家裏什麼吃的都沒有。聽說洋人要打來，全村人帶著糧食和牲畜都躲進山裏去了，這一時半會兒哪找得回來。賤內要生孩這才耽誤了一天，要不下官也走了。這可怎麼辦呀……”賀鴻禮心急如焚，又束手無策。

“有了有了，差點忘了。眼目前兒有半口袋小米和一籃子紅薯乾，是給接生婆的喜錢，還有給我夫人燉的一隻老母雞。”

崔總管提高嗓門說道：“老母雞獻給皇太后、皇上，小米都煮粥分給大家夥兒，王爺和貝勒另加紅薯乾。曹軍校你馬上帶人去辦吧。”

“皇太后、皇上駕到！”突然大門外傳來銳利的唱報聲。崔總管

甩下賀鴻禮，碎步疾走到大門影壁前跪倒，雙手伏地，高聲道：“奴才大內副總管崔玉桂恭迎聖駕，請皇太后、皇上聖安！”

一隊御前侍衛魚貫而入，在北房前停下，分兩廂，對面站立，瞬間從大門影壁到北房前形成兩道人牆。曹軍校一把拉著還在發呆的賀鴻禮跪倒在地。賀鴻禮趴臥在地上不敢抬頭，眼前只見一片軍靴。

院子裏鴉雀無聲。忽然一陣微風從軍靴叢中吹來，伴著一股江南胭脂特有的茉莉花香氣。這個香氣賀鴻禮熟悉，那年他爹從揚州回來帶給娘的戴春林香粉就是這個香味，是他這輩子覺得最好聞的味道。

突然，他肩頭被人猛地一拍：“快起來煮粥，把雞湯先給皇太后、皇上獻上來！”賀鴻禮這才回過神，爬起來往後院走，突然看到還趴在東房窗台下的來福和旺財，忙對曹軍校說：“他們兩個是我的夥計，需要他們來燒火。”

四

天已經全黑下來，起風了，濃重冰冷的濕氣中摻雜著青草的氣息瀰漫開來。院子中間燃起了篝火，把四周照得通亮。

賀鴻禮剛過不惑之年，因為自幼體弱多病，只斷斷續續地讀過幾年私塾。在他二十七歲那年，父親給他捐了個正八品的候補縣丞。賀鴻禮從心裏瞧不起那些做官的人，對上卑躬屈膝像個哈巴狗，對下煞有介事狐假虎威，活像戲台上的小丑。更發慌像他爹那樣被外放到千里之外去做官。後來聽說因為捐官的人多而職位少，有的要等上十年才有機會補缺，還得打點吏部主事，他便乾脆放棄

仕途，一邊經商，一邊辦學，自得其樂。

“皇太后宣召！”

曹軍校挽著賀鴻禮往上房走去。賀鴻禮對官場禮儀規矩所知寥寥，這之前他見過最大的官只有他爹和嫺川州知州秦奎良。賀鴻禮緊著問見皇太后和皇上是什麼禮數，該如何回話。

曹軍校拉著賀鴻禮在正房門前止步，小聲說：“進門磕頭，問什麼答什麼，別多話。其他的且看你造化了。”接著示意他自己進去。這時，站立在面前的侍衛撩起門簾，唱道：“嫺川州候補縣丞賀鴻禮覲見！”門裏有太監示意，賀鴻禮低著頭進門，在八仙桌前跪倒，叩首道：“臣，嫺川州候補縣丞賀鴻禮叩見皇太后，叩見皇上。”

“抬起頭說話。”

賀鴻禮僵硬地抬起頭，終於看到了傳說中的老佛爺——慈禧皇太后。眼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富家老太太，臉上的皮膚保養得白白嫩嫩卻了無血色；椎形髮髻，穿著白布衣裳，坐在平時賀鴻禮抽水煙的八仙桌右首的春秋椅上，手裏竟然拿著自己的水煙袋，自點自吸著。賀鴻禮心裏掠過一絲失望。

旁邊坐著的一定是皇帝，蓬頭垢面，一臉憔悴。身著半舊的青色細行湖縐棉袍，寬襟大袖，沒穿外褂，也沒有束腰帶。長髮凌亂地垂散在腰間。從賀鴻禮進門，皇帝都沒有抬眼看過他，兩隻眼睛空洞地望著窗戶，只是發呆。他們身後分別謙恭地站著一個半哈著腰的人，其中一個正是崔副總管。

皇太后咕嚕嚕地吸了幾口，款款吐出一縷青煙，問：

“旗人？漢人？”

“回皇太后，漢人。”



“哪省人士？什麼出身？”

“祖籍山西，祖上在永樂初年遷來修長城。祖父賀雲志，道光年舉為孝廉方正。家父賀永泰，咸豐二年恩科進士，充會典館纂修官、補戶部員外郎，放甘肅天水按察使僉事，前年病故任上。臣在十年前捐納候補縣丞，因病一直賦閒在家。臣有一弟，名喚賀鴻武，光緒二年武生入營，後任綠營千總，駐守嫺川州永寧鎮，半個月前在與義和團交戰中陣亡了……”^①

“滿門忠烈啊！小李子，你都記下來，日後定要封賞。”

“噫。”立在崔副總管身邊的高個子答道。

慈禧繼續問：“這個村子，叫什麼名字？屬哪裏管轄？”

^① 永樂年間，即公曆 1403-1424 年；咸豐二年，即公曆 1852 年；光緒二年，即公曆 1876 年。

“這裏叫石峽村，屬鵠川州。”

“州府離這兒多遠？知州是誰呀？”

“三十里……”這時那個小李子柔聲插話說，“回皇太后的話，宮裏的用炭就是由這裏進貢，每年幾十萬斤也是有的。知州叫秦奎良。奴才已經差人到州衙門，命令秦奎良到石峽村接駕。可是鵠川城在義和團控制之下，不放他出城。秦奎良派人把他的藍呢轎子送過來獻於皇太后乘坐。原本還送了些食物，路上都被散兵劫去了。”

皇太后輦蹕立日道：“這些散兵遊勇著實可惡，路上多次衝撞本宮，我已下令對那些搶劫的就地正法，一路過來殺了不下百人。看來平日裏兵部治軍鬆弛無度。回頭再跟他們慢慢算賬。”

被慈禧稱作小李子的總管太監李蓮英說道：“秦奎良已經連夜傳令給懷來知縣吳永，令他明天在榆林驛接駕。皇太后一路勞累，還是早點就寢吧。”

皇太后放下水煙，坐直了身子，對賀鴻禮說：

“你要什麼賞賜，儘管說。”

“託祖宗庇佑能接聖駕，是臣的福氣，賀鴻禮不敢討賞。”

李蓮英好聲好氣地說道：“你很好，差辦得不錯，皇太后甚歡喜。你快說一件便是，別耽誤皇太后、皇上就寢。”

“遵命。臣斗膽懇請皇太后給今天剛出生的犬子賜個名字吧。”說著話，以頭觸地。

皇太后聽說孩子，不禁想到四十年前英法聯軍逼近京師，自己抱著五歲的兒子載淳隨先皇木蘭秋獮，是何等淒慘……現如今歷史重現，只是丈夫與兒子早已經與自己生死相隔，需要獨自面對列強虎狼之師，前途未卜，多麼希望身後的長城能擋住追兵。

慈禧沉吟片刻說道：“就叫長城吧，長大要做保衛我大清的長城之材。”

李蓮英興奮地回應道：“妙極！賀鴻禮，快快磕頭謝恩！”

